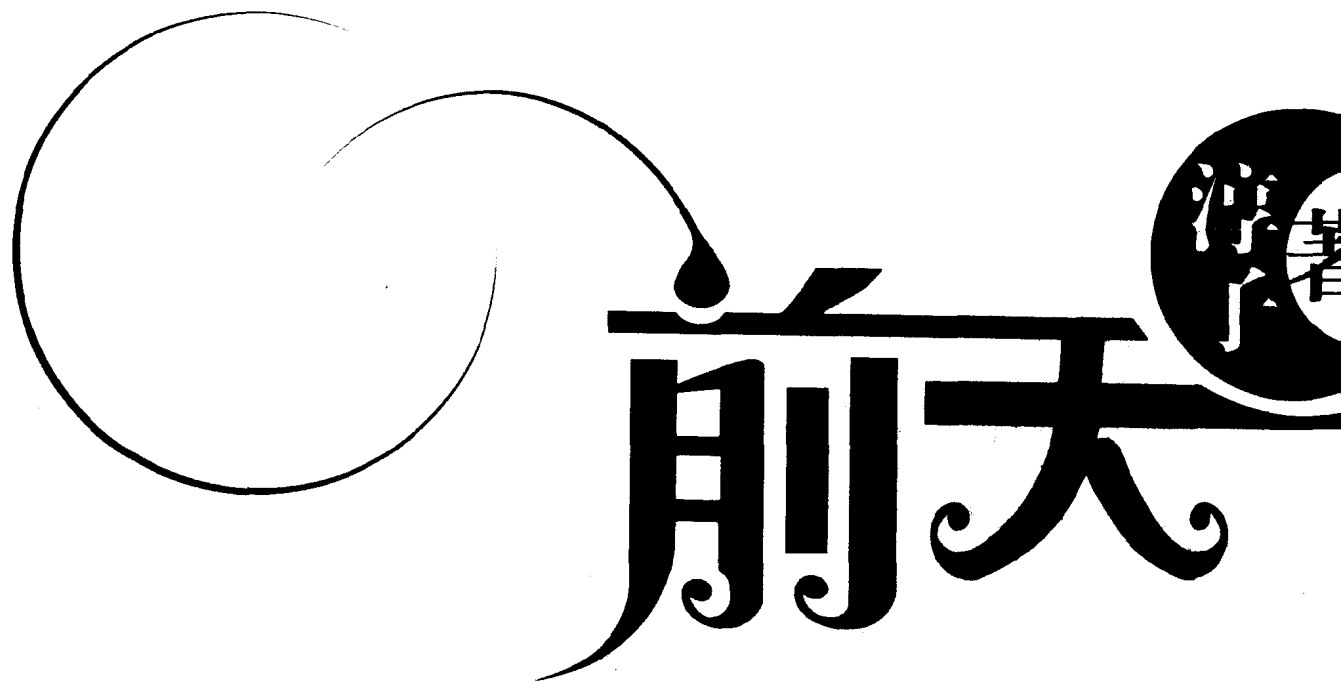


那些做过的梦，唱过的歌，爱过的人

淳子 著

前天

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



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前天 / 淳子著. —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04.8

I. 前... II. 淳... III. ①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ISBN 7-80624-849-8/I · 1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0792 号

出品人 蓝明春

策划 杨雯

责任编辑 朱兰

特约编辑 丁太升 任春

装帧设计 许菲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 610012)

印刷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4年8月第一版

2004年8月第一次印刷

规格 889mm × 1194mm 1/24

印张 7.5

字数 100千

印数 10000册

定价 1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8) 86715665 86659636

第一章

CONTENTS

忘了我是谁

忘了我是谁	3
楼上的刘若英	6
北京一夜	11
永远的男孩	16
野百合也有春天	18
兰花草	24
去占一个卦	27
枕头	29
她比烟花寂寞	32
唯美的终结	34
职业寡妇	38
床肉 还有唱片	41
生活状态	45
湖南人谭盾	50



第二章

滚滚红尘



无	57
滚滚红尘	59
你的样子	63
春天	67
眼泪是疼的	70
手链	72
九月的高跟鞋	74
生活的跳脱	77
树上小鸟啼	80
灵魂	82
深深浅浅卖糖粥	84
老洋房里的岁月	86
迷失	89
花事了	92
旅行者	95
美丽的苍凉	98
玉从手中滑落	101
善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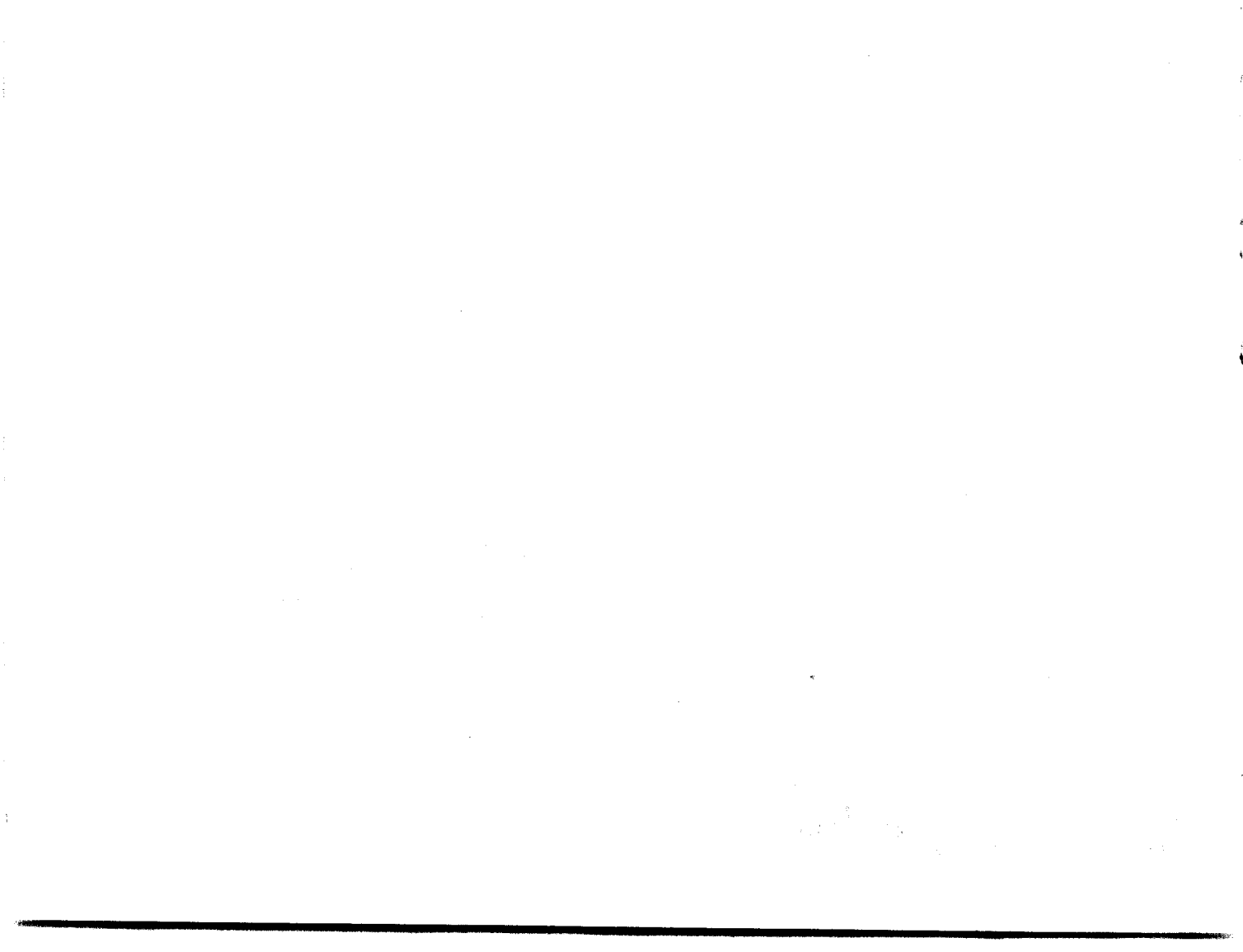
第三章

女人的逻辑

毒药	107
女人总归要哭的	111
26B	113
牵手	116
佛心	119
久违的事	122
爸爸的拖鞋	125
太浓的咖啡太淡的烟	128
各自生活	131
戒烟如你	134
爱上爱情	137
旧事	140
女人的逻辑	143
上海宝贝	145
香水	151
七点钟	154
自恋女子生活版图	156
寂寞的季节	158
后记	164
后记的后记	167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showing a dense network of bare, dark tree branches against a light, overexposed sky. Numerous small birds are captured in flight, appearing as dark silhouettes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frame. The branches are intricate and tangled, creating a complex web of lines. The birds are in various positions, some near the branches and others in the open sky, suggesting a large flock in motion.

忘了我是谁



忘了我是谁 兴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了心里都是你
忘了我是谁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的时候心里跳
看过以后眼泪垂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不看你也爱上你
忘了我是谁

—王海玲《忘了我是谁》

这首歌词很有故事。

李敖被关在景美军法看守所时，不准看报，外面的消息只靠口耳相传。有一天，一个外役搞到几“块”破报纸，他说他喜欢搜集歌词，以备他年做谱消遣。如李敖能写几首歌词同他交换，这几“块”报纸便是李先生的了。李敖自然同意了，立刻写了去，其中一首就是《忘了我是谁》，就像潦倒的舒伯特卖了《摇篮曲》换牛排。

李敖的歌词发表在1979年9月18日的《中国时报》，新格公司作为“金韵奖”第一名推出，由许翰君作曲、王海玲演唱，引起轰动。李敖认为作曲和演唱都比歌词好。这首歌词《忘了我是谁》五个字，后来变成台湾报刊常用语，经常用在标题上。传说这歌是为胡茵梦作的。李敖说：错。我在牢中写它时全无特定对象，眼前只是一面白墙耳！

1985年3月11日下午，在台北市仁爱路上，李敖看到一个候车的女孩子正在看他在土城监狱坐牢时编发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三期。那读杂志十分投入的女孩的身高几乎与他曾经爱慕过的小蕾相同，也有一米七以上，身材颀长而丰满。特别是她读书的神态几乎与小蕾一模一样。看着看着，李敖就情不自禁地走近了女孩子。就这样他和王小屯相识了。

1985年的4月，就在19岁的台湾文化大学学生王小屯偶遇李敖后不久，她意外地收到一个大信封，里面是李敖亲笔写的《忘了我是谁》。

时光瞬逝，转眼已是1988年6月，在经历了漫长的三





年爱情长跑以后，王小屯终于成为了李敖的妻子。李敖在经历了大半生的风风雨雨后，总算找到了他最理想的爱人，真正组成了一个和美温暖的家庭。在他们新婚的时候，李敖请求陈兆基等四位朋友做他和王小屯的证婚人。李敖亲笔在结婚证书上写下四句话：证人从老，证书从俗。正朔从伪，三从出炉。

1992年8月3日，李敖喜得一子李戡。1994年11月23日又喜得一女李谡。王小屯结婚后一直没有到社会上谋职，她成为李敖写作中不可缺少的助手和秘书。王小屯不事张扬，不求闻达，在婚后的生活中一直保持着谦和女性所有的低调。1995年4月25日，一向不轻易在公众场合露面的王小屯，左手抱着女儿谡谡，右手拉着儿子戡戡，出现在圆山大饭店12楼的昆仑厅里，她是来出席丈夫60大寿庆典的。当李敖和王小屯双双出现在寿席前，面对那只巨大的特制生日蛋糕时，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一天，李敖的胞姐发表了一篇题为《教弟》的贺辞：

“无论如何，小屯单纯懂事，温柔体贴，能在各方面支持李敖。他们共同拥有心爱的

儿女，尤其是儿子戡戡聪明乖巧，会背诵好多诗，喜欢电器，尤其爱摆弄吸尘器，姐姐说：‘可以将清洁工辞掉了！’小女儿谡谡虽然还小，但一看就知道将来会和妈妈一样是个小美人儿！敖弟年已花甲，有个安定温馨的家，这使我们这些亲人无限欣慰。”李敖一向顽童，向社会和女人撒娇。如今老了，日子不多了，懂得珍惜。虽还有抽烟的欲望，但毕竟是戒了的。

那天电视里看见李敖。他穿中装，嬉皮地说：人家都说，你只须吃蛋，不需去看下蛋的母鸡。我就是那只下蛋的母鸡，今天在这里给你们看。又过了几天，李敖前妻的女儿出现了，她秉承父亲的作派，在那里发脾气骂人，一张很好看的脸因生了气，减了女子的一些妩媚。她在书里抱怨母亲，言语间还带了仇恨。她说母亲没有管过她。她现在离婚，亦是不去管小孩子。我并不能很清楚地知道李敖这个女儿的生活，但是我听她讲话，背后凉嗖嗖的，觉得是另一个曹七巧（张爱玲《金锁记》里的女人）现世。

琼瑶是李敖的另一面。一个稍微有点脑子的人，看了那一系列美女如云的小说和电视剧，不仅激发不出欣赏或审美的乐趣，相反会涌起一种破口大骂的冲动。因为，这老太婆在糟蹋美女，让美女一说话就抽筋，就流泪。在《还珠格格》中，把公主赴刑场演成了婊子逛超市，搔首弄姿接受愚众崇拜。琼瑶的电视剧能把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变成李敖，满嘴想“操”；而李敖，下意识地却把琼瑶当作教母，学写滥俗的歌词“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不看你也爱上了你，忘了我是谁”之类，并四处猎取被这种廉价感伤煽得潮乎乎的弱智女孩。两人都酷爱猎艳。琼瑶是为了表演、赚钱。李敖是为了交配、炫耀。一旦失去了炫耀的价值，李敖就弃旧艳如破鞋。被他以琼瑶笔法粉饰过的“十全美神”胡茵梦，竟成为“缺乏真知、走火入魔，终落得脸蛋满分、大脑零蛋”的白痴。

——廖亦武《泼皮李敖》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
 用沉默埋葬了过去
 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
 才隐居在这沙漠里
 该隐瞒的事总清晰
 千言万语只能无语
 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
 啊，原来你也在这里
 啊，那一个人是不是
 只存在梦境里
 为什么我耗尽全身力气
 却换来半生回忆
 若不是你渴望眼睛
 若不是我救赎心情
 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
 喔，原来你也在这里

——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

A

第一次见刘若英是在新加坡的邵氏电影院。她和导演许鞍华为电影《少女小渔》做宣传。那天我还要赶到一个酒店去听《Sailing》的音乐会，拿了宣传单页就走了。

几年后，电影《少女小渔》的作者严歌苓来，住在东湖宾馆。我去看她。她靠在一张双人床上抱怨着自己的失眠。我拿了珍珠粉给她，说可以安神。她感动，于是滔滔不绝。她说她写《少女小渔》，说的不是爱，是善。她以为爱是容易的，善是难的。因为善是一辈子的事情。说到刘若英脸上神经质的抽动，严歌苓亦是欣赏的。觉得刘若英像那种传统好人家出来的小姐，即便放在现在这样凶险的世界里拼搏，也还有那样的天然和天真；也讲究，不过不奢华；也梦想，不过不呼喊挣扎。样样全附和，放不下的，是好人家的做人规矩，还有好人家才有的那份清白。许鞍华当初在录音棚的暗角里看上刘若英，为的就是她身上的这些个气质。

B

因为我写张爱玲，因为刘若英演张爱玲，所以导演把我们请到一起。

那天要录像，我已经坐在台上了，刘若英从没有灯光的侧门上场。虽然不是演出，她还是按了演出的姿态

跑过来。衣服很闲散，脸庞的妆却是精心的。她知道自己做不来张曼玉或者莫文蔚那样的性感妩媚，索性就是台湾小镇上女孩子的单纯了。

刘若英来，比如春天里花朵，记者便是那勤劳的蜜蜂了。一时间，刘若英被围住，摄像机、照相机、采访机在她的面前晃来晃去。她应该是习惯了这样的，可是她却不习惯。她推开了一架摄像机道：“不要这样近，要碰到我的脸了，我很害怕。”那种样子好像真的是有谁欺负了她。

我在一旁看，居然会想起台湾的漫画家蔡志忠。我去见蔡志忠，他一件棉布衬衫，一双没有穿袜子的脚。他说：我是农民。刘若英的身上，亦是有这样可爱的乡土味道的。一阵忙乱，记者们走了，我们终于可以说话了。

刘若英在上海的演唱会有过好几个版本，其中之一是“若英缤纷”。这个版本很女相，它含了春天、妖娆、飘逸和伤感。另一个版本是“原来你也在这里”。显然，这个版本源自张爱玲的散文《爱》：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

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

张爱玲写这个《爱》，有胡兰成在一旁，意思里面找得到春风沉醉的。以为刘若英会对这个版本多说一点。虽然她演张爱玲没有一些张爱玲的风骨，但毕竟是演了的，总归有心得的。而她却不说，一个字也不说。只道“因为我是在上海开演唱会，所以我是在这里”。她是把张爱玲的意思弄得很没有意思了。

我多少有些诧异。一直以为刘若英是一个才女，不曾想也不过一个裹了玻璃糖纸的女孩子而已。看上去是个女孩子，其实也是三十岁的人了，但怎么看也是不像的。没有丰臀肥乳，没有世事的风情，单薄的身子，细长的胳膊，眉眼间摆不更事的无辜，一副中学生刚刚成长的态度，让人不忍心去难为她。

C

年年的，刘若英都说要把自己嫁出去，很多年了，她依旧单身。她说，不是我不要嫁呀，是真的没有人来向我求婚。在场有几个大男



生，全是唱片界的专业人士，听刘若英这样讲，居然无动于衷，连一个玩笑也不肯开。大约觉得距离远，懒得动感情了。

说到刘若英的师傅张艾嘉。张艾嘉当初爱罗大佑，未果。拍电影《心动》，从少女的心结里出走。女人怕老，美女更怕老，拍了《二十，三十，四十》，解决了中年危机。大家用手指点了刘若英的额头道：你看你的师傅，每一个年龄都有一个交代，你的在哪里呢？刘若英一点不激动，讲：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大概是我运气不好，或者说我在这方面的运气还没有来到。总之我是不急的，所以请你们也不要急。要是你真的急，那你现在就娶我回家，你敢不敢呢？

D

和演艺界盛产的派对动物不一样，刘若英从不喜欢参加晚会。她说：“我不擅长于晚会。在晚会上，我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我觉得我穿上晚礼服的样子很傻。我常常第一个回家，早早地躺在床上看书，看碟片。没有派对我一点都不难过。我很自豪地对自己说：晚上11点，刘若英就要回家了。”

一次在上海虹桥机场候机楼，飞机毫无理由地延误。刘若英找了一个角落坐了下来，心里念着，或许这是老天好心的安排，强制我停下来歇一歇。才这么想着，就听到一个声音来自腹中，原来一天忘了祭拜的胃开始抗议了。买了一碗泡面，用厕所旁边的饮水机冲泡了起来。回想过去十个月的奔波，角色的转换，城市的游移，连饭店房间号码都常常搞不清楚。有时不经意地看着镜子，会有种想将镜子击碎的冲动。然而这是自己选择的人生，自己喜爱的工作。搭飞机，住旅馆，只是这个工作的一部分。因为如此，刘若英更加地恋家，恋家里的那一张床。

有人提醒：你已经30岁了。刘若英说：“是的，我已经30岁了。我是别人不提醒自己就忘记的人。不过还好啦，我并不怎样伤心的。其实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生活的样子就很老了。我是跟外婆长大的，我两岁的时候，就在过老年人的生活了。”

刘若英曾经一个人在KTV里狠狠地唱了三个小时，像办了一场演唱会。唱自己的歌，让过去的日子一幕幕重现眼前。唱别人

的歌，听听别人的心情，想像别人过的日子。最后嗓子终于沙哑了，泪水也终于布满了脸颊。比如一个人自编自导了一出平凡碟，全因为上面的一句歌词：

“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巴黎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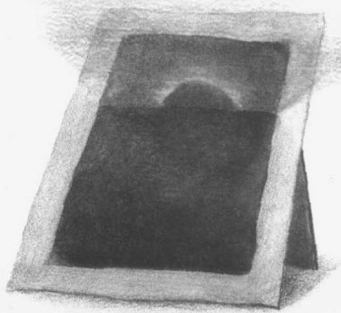
这歌词是“怪才”姚谦写的。歌词里面有时间的沧桑和心灵的漂泊。不过我宁愿单单念歌词，也不愿意听刘若英的演唱。她唱不像，很白，不是干净的白，是没有内容的白。大约，这样意境的歌只好让齐豫唱。刘若英演戏比唱歌好。曾经李宗盛给她写歌，李宗盛说：奶茶，你要去谈一场恋爱，然后我来给你写歌。

张艾嘉是喜欢刘若英的，有心有意要捧她。然而听到刘若英唱歌，也是叹气。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为此，刘若英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下楼谈恋爱》。写了写了，觉悟也是有的，但是歌声里就是没有灵魂。

她来上海开演唱会，导演明智，扬长避短，搭了几间房子，比如她曾经排戏的片场，让她扮了戏中的角色出场，夹叙夹议，音乐剧一般，倒也别有风情。

一日在丽江，太阳里，无所事事，同行的女生拿出《下楼谈恋爱》来读。有口无心地听，冷不丁听到一段：“没错，我给自己编了那么多借口，实情就一个：谈恋爱，我一直不是行动派。以前我都相信，恋爱其实不是一种动作，而是一种心理状态！到最后，变得我渴望爱情的心情好像比实际去恋爱的状态还重要。我的恋爱不需要有事件，不需要大家来分享，只需要有期待、有想像就够了。”

是啊，下了楼不一定就谈得到爱的。那么就矜持地待在楼上吧，至少安全。





我狠狠地唱了三个小时，像办了一场演唱会。唱自己的歌，想着这几年来我的脸的改变。

唱自己的歌，让那些日子一幕幕重现眼前。唱别人的歌，听听别人的心情，想像别人过的日子。最后嗓子终于沙哑了，泪水也终于布满了我的脸颊。可惜，只可惜这不是发生在布景壮阔的舞台上，也没有摆着精准的摄影机记录我发自内心的呐喊，我不过是一个人在KTV里扮演平凡女子的悲喜剧。

埋了单，我以电影散场的心情走出KTV，天色已经是灰黑的了。下班时拥挤的东区，里头有一个这样的我。

有歌唱还是好的，即使是自己唱给自己听。

——刘若英《一个人的KTV》

北京一夜 洪

One night in Beijing

我留下许多情

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

One night in Beijing

我留下许多情

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

人说百花的深处

住着老情人缠着绣花鞋

面容安详的老人

依旧等着那出征的归人

——陈升《北京一夜》

在20世纪80年代末，瞿小松、谭盾是音乐界的张艺谋和陈凯歌。遇到他们的音乐会或者是演讲，礼堂里一定是连走廊都站满了的。每个人的眼睛亮闪闪的，好像有一扇天窗被开了下来。那个时候，后来与瞿小松成就一段姻缘的吴澜只是小丫头一个，不过已知道挤在人群里张望了。

那天是作曲家瞿小松和吴澜的新书发布会。主编说，请本书的作者吴澜，也是瞿小松的夫人上来讲话。即刻，明丽的阳光里走来一个女子，滑雪的毛衣，黑色宽腿马裤，一条辫子束在那里好像是青衣刚刚卸了妆。吴澜站在麦克风前，明眸皓齿，虽然别无打扮，却是新妇的感觉。及到说话，字正腔圆里带露出一点子女孩子才有的稚气的妩媚，为着这样的人这样的声音，场子里面不自觉地安静了许多。

吴澜说：“出版社提议我写写瞿小松。起初我很犹豫，因为不喜欢夫妻老婆店，相帮叫卖的感觉。后来想通了，觉得不添花不调味，只如实写我眼中的瞿小松，便坦然了。”说到书名，吴澜说本来想叫“尘风”的，瞿小松以为有自恋的意思，不喜。恰吴澜的文字里有一句“一路踉跄”，颇合瞿小松的味道，遂以此作了书名。

瞿小松的文字老道古拙且意气风发，有《诗经》和《资治通鉴》的味道。因吴澜在中央戏剧学院学的是戏剧系，其笔力又在其右。吴澜道，上午去游泳，下午在家

